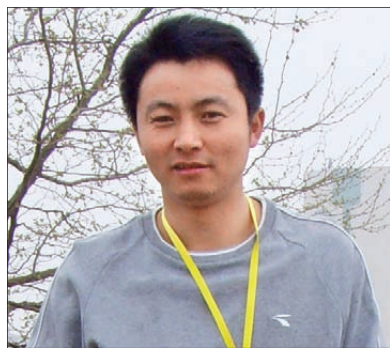


和植物一起生长

□ 李开周/文



江湖

古老相传，南朝美文写手谢灵运长了一副很长很帅的胡子，三绺长须飘拂胸前，就跟美髯公关云长似的。当时有家寺庙正在塑造佛教人物维摩诘居士的像，急需一把胡子，而谢灵运刚好信佛，就把胡子割下来，施舍给了那家寺庙。

一副胡子而已，本来没什么了不起，可那是谢灵运的胡子，谢灵运是文坛大腕，文学史上赫赫有名，他的胡子粘在维摩诘的塑像上，那尊塑像也跟着声名大振起来，从此香火不断，香客如云。

话说二百多年后，某个端午节，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跟闺蜜们斗百草，输了，忽然想起谢灵运的胡子，心说：等我拿出谢灵运的胡子来，看你们用什么草跟我斗！当即派人骑快马赶到那家寺庙，把维摩诘像上的胡子揪送至京城。

拿到胡子以后，安乐公主究竟有没有反败为胜，历史上没有记载。我猜她是能胜的，因为再稀奇的花草也不能跟一个历史名人的胡子相提并论，那是文物，对不对？她的闺蜜们可能会提

意见：咱这是斗百草，又不是斗胡子，你犯规！安乐公主则可能杏眼一瞪：谁规定不能用胡子斗百草？

我不清楚唐朝斗百草的规矩，不知道是否只能在端午节那天进行，也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胡子。我只知道《红楼梦》里芳官、藕官她们在大观园斗百草，是哪天都能斗的，她们用的“百草”也是

林林总总，星星翠、月月红、君子竹、美人蕉、观音柳、罗汉松……花草和树木都有，是植物就行，不限于草。但胡子是没有的。

斗百草这种游戏，我小时候玩过。我们那儿过端午节，风俗跟别处不一样，别处吃粽子，我们炸油泡。“油泡”是一种面食，面粉里加一点儿盐，加一点儿矾，搅成糊糊，一抓一团，搁油锅里炸，嗤啦一声入了锅，本来扁乎乎的面团马上鼓起一个大泡，所以叫油泡。油泡炸好，先不吃，往坟地里送，大人小孩都去，大人在坟前摆供，我们在坟地里斗百草，斗饿了，那边刚好撤供，于是一家大小在坟前吃油泡。这个风俗比较奇特，可能会让人觉得怪异，我倒觉得非常有意思。

我小时候，坟地里不种庄稼，所以就成了草的天下，几乎什么草都长。有一种细长的草，两头尖，中间宽，像织布用的梭子，我们叫它

“梭梭草”。有一种低矮的草，叶子很粗，分得很开，油青发亮，根在地下丛生，扎得又深，想把它拔出来，得使吃奶的劲儿，我们叫它“老牛拽”。此外还有蒿蒿棵、甜甜芽、灰灰菜、毛毛根、滴滴翠、天天樱、葛儿秧、燕儿麦、猫儿眼、水萝卜棵、血袋袋棵、小小虫卧单，等等等等，要不是编辑限字数，我能写出上百种野草的名字。我们那儿给野草取名有些特点：要么用叠音词，譬如荠菜，在我们那儿就叫“荠荠菜”；要么走儿化音，在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的中间加一个“儿”字，显得那么亲切，跟喊自家孩子似的。

小时候斗百草，没有《红楼梦》里那么高雅，星星翠对月月红，观音柳对罗汉松，分明文人作对子，那是他们上等人的把戏，我很厌恶。我们另有一种玩法：拿草当玩具，看谁的点子最高。譬如俩小孩斗狗尾草，二秃子刷刷刷地把多余的叶片撕掉，然后三扭两转，一根狗尾草就变成了一杆小梭镖，再往远处一甩，嗖地一声扎西瓜上了；狗顺子不屑一顾，揪出狗尾草中间那根细茎，扭成一个小圆圈，吐上口水，闪闪发光，放大镜成了，离地近一些，能看清蚂蚁交配。像这种好玩的游戏，现在的小孩已经很少有人会玩，不光城里孩子不会，农村孩子也不会了，它们就像某些神奇武功，在江湖上失传已久。

明朝嘉靖年间有个沈信先生，最喜欢斗百

草，七老八十了还大呼小叫跟小孩玩这个，他说：“身入儿童斗草社，心如太古结绳时。”意思是贴近泥土，贴近童趣，无需机心，没有焦虑，是一种岁月静好的大快乐。可惜懂得这种快乐的人实在不多，现在咱们的企业家只懂得“奋斗”，整天忙着把心灵弄脏，把精神弄得很受伤，然后再花很多很多钱去“灵修”。咱们的官员则只懂得把城市扩大，把乡村迁走，驱赶着真正漆黑的夜色和真正清脆的鸟鸣，每年再砍几百万棵树做纸浆，为的是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森林大面积消失的消息。

现在野草也比以前少得多了，凡是长草的地方都开始长钢筋水泥，小孩子放学之后找不着满眼青翠的野地，只能找到黑网吧和钢琴学校。无论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，都很难说出十五种以上植物的名字，他们离植物越来越远，他们接不上地气了。

去年过端午节，我开车回老家，看见公路旁边的坟地还在，但是只有大人摆供，没有小孩斗百草。也许在这一代孩子心目中，与其脏兮兮地去玩草，还不如去玩大人的胡子。■

李开周，男，生于八零年代，做过测量和预算，2006年改行写字，现为新京报、广州日报、万科周刊等媒体撰写专栏。著有《祖宗的生活》、《千年楼市》、《舌尖上的大宋风华》。